

## 百姓记事

亲爱的朋友，你见过打泥壑吗？

亲爱的朋友，你打过泥壑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就听我给你说一说吧……

打泥壑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泥打成的泥抹。它比用土打的胡壑大好几倍，是盘土炕的主材。

打泥壑，是农村老家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种常见的活儿。

小时候，我就经常在村头巷里的打泥壑现场跑来跑去、玩耍打闹。长大后，又跟着父亲曾打过三次泥壑。一次是1966年7月，另一次是1968年7月，还有一次是1979年7月。

这三次打泥壑，都是有缘由的。

1966年那次，是因为要给爷爷奶奶盘新炕。爷爷奶奶住的土炕虽然是解放前盘下的，但仍然完好、又没有塌陷。可由于当时生产队在麦收之后开展了“今年看粪堆、明年比粮堆”的积肥沤肥运动，要求10年以上的土炕都全部打掉，爷爷奶奶的土炕在必打之列。此时，担任村大队主要领导干部的父亲当然就要带头，必须积极主动地将爷爷奶奶住的土炕打掉。打炕时，我在场，亲眼看见爷爷奶奶的眼圈都红了……

当年9月，孝顺的父亲就亲自动手，用新打的泥壑给爷爷奶奶房里盘了新的土炕。

1968年那回打泥壑，为的是次年正月要结婚。当年9月，父亲便用新打的泥壑将我结婚的新炕盘成了。

1979年打泥壑，则是因为老家扩了一座新院盖了三间新房，要盘个新炕。

这三次打泥壑，我是跟着看、跟着学和跟着干的，至今印象都很深。通过看、学、干，我从父亲的实践中摸索出了打泥壑的规律和要领，这就是“三个阶段、二十个环节和严把六关”。

何谓“三个阶段、二十个环节”？其具体内容是：

第一，准备阶段。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。这个阶段一切要从早，也就是要早筹划、早动手，样样数数都检点，以做到“万事俱备”。每次打泥壑，父亲在夏收之后就忙活起来了。这个阶段有八个环节：一是定时间。就是确定在什么时候打泥壑。这个时间，一般是阳历7月中旬左右，因为此时已入小暑，气温高、雨量少，又有麦草等，是打泥壑的最佳时间。二是选场地。即优选打泥壑的场地。选场地的要求为“一平”，指的是地面要平整，不坑洼；“二瓷”，指的是地面要瓷实，不松软；“三高”，指的是地势要高，排水通畅，不积水；“四宽”，指的是场地要宽阔，不窄小。当时，我的父亲就把打泥壑的场地，选在符合上述要求的自家门口南边的碾麦场，既近，又方便，还利于干活。三是备好土。即备好打泥壑所用之土。这种土，必须是没有任何杂质和沙石的黄黏土。四是备全麦草。就是准备好三四寸长的麦草、麦秸和麦衣。五是备足草木灰。即备好一大洗脸盆正儿八经的纯净草木灰。六是备好模子。即备好硬邦、标准的模具。七是备全拍打工具。即备好石杵、棒槌、窄条木板和有角有棱的半截砖头。八是和好泥。即是将土渗透水后，加上短麦草和麦秸反复用铁锨和、用脚踩，像揉面一样使其有拉力、有筋道。

第二，拍打阶段。“一行胜千言，实干论输赢”。这个阶段，父亲把它称作是“实打实”阶段。它有十个环节：一是摆放模子。即是在选好的场地，把模子放平、放正，不能一边高一边低，更不能歪歪扭扭。二是撒麦衣。就是给模子内的地面撒一层较厚的、匀称的麦衣，以利挪启泥壑。三是撒草木灰。即给模子内径四边撒上草木灰，以利模子与泥壑分离。四是抹泥壑。就是一人用铁锨将和好的泥一锨一锨往模子里倒，一人用泥抹边推、边按、边抹，以做到实在、无缝、达标准、面边光。五是清理模子。每抹完一块泥壑，就要将整个模子用泥抹彻底刮一遍，尤其是内径四边和上面四边更须刮干净，以使泥壑毛坯四边平光。六是严实覆盖。即用麦衣先撒一层，然后再用麦秸对刚打下的泥壑进行覆盖，约需两三天时间，以防曝晒和裂缝，必须让其慢慢阴干。七是拍打泥壑。泥壑凝固好了，表面也不沾手了，就要进行拍打。拍打约需两三次。八是精心护理。即使是对拍打好的泥壑仍要覆盖较厚的麦秸，以防裂缝。同时，还要备好雨具，以防雨水侵蚀。此举约需三四天。九是平行挪位。泥壑阴干七八成时，用模子将泥壑套平移移到另一个地方。移后，再覆盖上麦秸。这样做，是为了加快泥壑阴干的速度。十是起揭泥壑。挪位约两三天后，就将泥壑起揭起来，然后再按照丁字形放一块一块靠住斜立。这样做，是为了通风透光干得快。这样的立晒过程，也需两三天时间。

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说明，每次打泥壑，父亲都要多打一两块，为的是应急防意外。

这一系列流程下来一般约需十天到半个月。但，最终还要由天气好坏和温度高低来决定。

第三，寄存阶段。“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。”泥壑打好了，干透了，但绝不能万事大吉。否则，就会前功尽弃、心血东流。这就要求，必须及时把泥壑抬运家中，寄存到合适的地方。这个阶段有两个环节。一是抬运。即用人抬或拉运的方式将泥壑转到家里。用人抬，是两个人用木杠子一抬一抬一块。抬时，泥壑要用粗麻绳搂住垫烂鞋的底部立着抬，后面的人还要用一只手护着防止摇摆。用小平车运，每次可运两三块，但要将泥壑斜靠在小平车一侧车帮上，在专人的护送下，平平安安平稳回运。这两种方式，父亲都用过，第一、二次是用人抬，第三次则是用小平车运了。二是寄放。须寄放到安全、避雨、通风的地方。抬运到家后究竟放在什么地方？父亲早就收拾好偏院的柴房，并在那里摆好了两排等高的砖头。放时是有讲究的，一要靠墙斜着放，二要



徐信安

放在砖头上，三要在泥壑之间夹上几根禾秆。这样做，父亲说是为了不怕倒、不怕压、不怕潮，也利于通风透气。

寄存泥壑过程中，父亲是十分小心和细心的，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每一个角、每一条棱。

何谓“严把六关”？其具体内容是：

一是严把材料关。父亲曾说：“材料是泥壑的生命。”因此，他对打泥壑的各种材料都很上心，特别是对“土”这一主要材料最为上心。我们村的土，有碱土，有沙土，有垆土，有黄黏土。经过比较，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黄黏土，而且是纯纯正正的、无任何杂质的黄黏土。选好后，无论路程有多远，他都用扁担一担一担挑回并堆成长方形的堆子。第三次打泥壑时，家里有了小平车，父亲才不用扁担担土了。

二是，严把模子关。泥壑标准不标准，关键看模子。因此，父亲从不借用别人的模子，而是用硬杂木自制。我记得，那时他是用家里一块干透了槐木板做了一副模子。解板时，还是我和他拉的锯。模子的尺寸长2.1尺，宽2尺，高1.5寸；四边木框宽度为1.2寸。模子四边都是活的连结，其中一个角是可以打开的。当时，我不解地问父亲：“爸爸，你为什么不用个模子，而要下苦自己做呢？”父亲笑着说：“用自己做下的放心！”

三是严把和泥关。和泥，关系到泥壑的质量。泥和得好，打下的泥壑就结实耐用；泥和得不好，打下的泥壑就容易破损。父亲和泥往往需三步：头一步是在长方形的土堆上面先打几个小畦，然后用水慢慢渗灌。渗土的水不能用巷西头的咸水，而是要用从500多米以外村北龙王庙井里担的甜水。第二步是待土渗透后，将麦草撒进去，将湿土不停加进去，用铁锨翻和。经过“翻和——加麦草——加湿土——再翻和”的循环往复，整个渗土就算和完了，这叫用锨和泥。对于这种方式，父亲是不满意的，他还要用脚踩。踩泥时，他把裤腿挽得很高，让我用铁锨将和的泥一锨一锨倒腾到另一个地方，倒一层他踩一层。如果麦草少，就再加些；如果泥硬，就加加水。就这样一层一层地踩，直到将原用锨和的泥踩完。踩完第一遍，父亲还要踩第二遍。踩第二遍时，仍然要将泥一锨一锨倒腾回原地，倒一层泥，踩一层，直至将第一遍踩的泥踩完。接着，还要将泥倒腾着再踩第三遍。

经过用锨和泥，用脚三遍踩、三遍倒腾，父亲才认为“泥和到位了”。此时，泥是和好了，但我的父亲却成了个汗流浹背的“泥人”了！

第三步是凝结。泥和好，不能立即用，而是用铁锨折成圆锥形且抹光，让泥凝结，用村民的话说叫“醒一醒”(方言念xiù)，以增强泥的塑性和韧性。

四是严把抹泥壑关。抹泥壑是打泥壑的基础。抹时，父亲让我用锨将和好的泥一锨一锨往模子里倒，父亲则用泥抹一一摊开并狠狠地按一按。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：一个是用铁锨铲泥时，要先把泥翻个个儿，用锨“扎一扎”(方言zā)；“扎”完后，再翻个个，用锨“扎一扎”(方言zā)。之后，再把泥往模子里倒。这样做，也是为了增强泥的韧劲。另一个是摊泥时，四边泥的高度必须高出模子约2寸；从四边到泥壑中心必须慢慢凸起来，比边上的高度再高约半寸。这样做，是为泥的收缩留下余地，为拍打泥壑留下空间。抹完后，还要用泥抹将四边和面部齐收一收，以达到光亮齐整效果。

五是严把拍打关。拍打，决定泥壑的强度结实程度。怎样拍打呢？拍打的方式是：或是用石杵子打，或是用棒槌捶，或是用窄条木板拍。父亲拍打时，是三种工具交叉使用。拍打的顺序是，先四边再中间，接着再由中间到四边，连续反复数次。拍打泥壑的标准为，厚度要达到1.6寸，中间凸起的高度要达到2.1寸，且面光而瓷实。拍打时，尤其要注意四角的拍打。拍打四角，我往打用的是半截砖头。拍打泥壑的响声，是有节奏的，是很好听的，像一曲美妙的交响乐。

六是严把护理关。“会打不会护，不如家中坐。”对于拍打成的泥壑，要像看守银壶一样看守它，仍需要覆盖较厚的麦秸防晒晒、防裂缝，仍需要备好防雨器物。护理的过程，也是阴干晾干的过程。在这个时间段，父亲是高度警觉的，每天都要看几次，有时端着饭碗也要看一看。

“关老爷是出五关斩六将，咱是把‘六关’保质量。”父亲这句话虽然朴实，却说出了严把“六关”的重要性 and 必要性。

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。经过“三个阶段”“二十个环节”和“严把六关”的苦干，泥壑终于打成了！这时巷里人都跑来看，这个说：“这泥壑打得结实，真美！”那个说：“还是徐头（对父亲的称呼）打得好，是咱巷头一份！”……

有一天，我向父亲：“打泥壑的真经到底是什么？”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打的是人品。”对于这句话，我想了想又回，终于悟出了一个人道理：“人品决定‘作品’。”既然如此，那么老父亲三次打成的泥壑这个高质量高标准“作品”，岂不是他“吃苦耐劳、认真扎实、争强好胜、精益求精”优良品质的体现和结晶吗？

人常说：“汗水是金。”三次打泥壑的实践，不仅使我得到了锻炼，受到了教育，而且让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许多。这些难得的“无价之宝”，成了我之后前行的动力和力量。

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听完这些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你一定会说：“打泥壑这个活，没想到程序就那么多，就那么费时、费心、费力，真是太不容易了！”是的，打泥壑虽是个粗活，可却也是个细活，是一环套一环的，是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的。如果不按程序走，功夫下不到，也是根本打不成的。

你一定会说：“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打泥壑这个有意思的活了！”是的，随着时代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，打泥壑这个活儿早已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了，可它的历史作用仍在，深刻影响着仍在，美好记忆仍在，且不时闪烁着朴实的光华！

## 乡情一缕

## 那山 那村 那人

■尚建明

我家有几个日光温室，大棚的墙体有6米多高。每天站在棚的顶端来回走动，卷放棉被。向南眺望，可见数十里外蜿蜒起伏的峨嵋岭。更多的时候，我愿意目光向北移动，直到被远山遮挡。

远处的山，亿万年前或许就存在着，用沉默昭示着它的永恒。它不在乎我向他扫来扫去的目光，不会因为我的炽烈而感到丝毫的不安。可几十年来，它一直在我的生命里延续着，俨然我生存空间里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
我舅厦家就住在山下的村子里，童年的我时不时赖在那里住些时日。我经常在日出时爬到高高的城门楼上望这个山村，只见古老的瓦房错落有致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鸟儿们不知躲在哪里，一直“咕咕咕咕”地叫唤，那声音穿透我的耳膜。

村里大街小巷是青石板铺就而成，岁月流逝，石板已磨得光滑青亮。人们吃水要到村子中央的泉池里去挑，这时肩上的扁担会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，身子也跟着颤悠，不时有水花溅在路上，滴落成一行行水渍。

村中央有观音堂，堂里三面皆有壁画，还有雕花的檐板，想进去要上几级台阶。观音堂东边有棵粗壮的老槐树，老百姓说树上停着不知什么仙爷。观音堂正前方有两口石栏围着的泉池，池里的小鱼儿在水里窜来窜去，好不自在。孩童们围着石栏转，不时探着身子向下看鱼儿嬉戏，有的大人看着危险，就远远地吆喝要小心！

春天来了，表哥丑儿为营造温馨的气息，



## 挚爱亲情

## 大嗓门的二姨父

■周友斌

二姨父跟我们家住邻村。上七年级的时候，村里撤销初中，我们便一起被并入二姨父那个村子上学。这期间，我在二姨他们家吃住过两年。

那时候，二姨父不到四十岁吧，但我有记忆起，就觉得他是个半老头子，剃个光头，然后在头顶上包一条白羊肚手巾。小时候学过贺敬之的诗里有“白羊肚手巾红腰带”句子，印象中，陕北汉子的头巾是折叠成一条，扎在头上，那结是打在前额上的。我二姨父不是，他那头巾是整个地在头顶包下来，然后结扎在后脑勺下，这大概是黄土高原上汉子们最传统的扎法了。

二姨父是个地道农民。他吃饭从不挑剔，只要有馍就成，吃不在顿上的时候，常见他用开水泡馍，那剥一根葱，就是一顿饭。因为耕种的需要，他常年养着牲畜，每天三顿饭要喂牲畜，要担水、铡草、清理粪便，总不会有清闲的时候。有一回农闲，二姨父跟家里人商量好，准备把自家养的一头老耕牛牵到集市上卖掉，再买头小牛犊回家养起来。等午后回来的时候却见他牵回一头扎了脊骨的驴子，说是用那头老牛对换的。二姨见他气色不好，憋到吃过饭后才慢慢问是怎么回事。说好卖掉老牛再要一个小牛，怎么就换了头驴子？换驴子的事，二姨父心里肯定是觉得吃了亏，担心家里人不会同意，心里的弦本来就绷得很紧，二姨这一问，他自己先发起火来：“我不想卖个好价钱啊？要人家愿意来买！我不想换一个好的来啊？要人家情愿换！有本事你也去拉到集上试试！”二姨父发起火来嗓门很大，眼睛瞪得滚圆，额上的血管也同时怒张，表现得很激烈。我正好奇学文言文，马上就想起“布衣之怒，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”的句子，暗自在心里发笑。

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，我们家也分了好几亩土地，承包是半个农民，一边在乡里干农活，一边还要做好几亩责任田。我们家没有劳力养耕牛，每次耕种的时候总要掏

从外头采回几枝迎春花，插在有水的玻璃瓶里，屋子里就飘起淡淡的幽香。晚上和他搂一个被窝里看小人书，他说：这画本叫《吕梁英雄传》，知道吗，咱后头这山就是吕梁山。我说：不是唤马头山吗？到底是唤山，反正不是这山就是那山，再长大些才知道马首山是吕梁山的一部分，也叫姑射山。

出了舅厦那条又窄又长的胡同，当街就是一阁楼，阁楼下卧一根大人都难揽住的空村树。这根木头不知道在这儿躺了多少年了，通体光滑，一点都不跳手，邻居们平常就端着碗坐在上面吃着午饭，聊着天，晚上摇着扇子边乘凉边闲谈。

有一回，舅厦奶不知咋的嚷了调皮的我，我就躲藏在大人们中间听他们聊着天。舅厦奶“建儿、建儿”地叫唤，我就不吱声。舅厦奶急得转圈圈。后来，她从人堆里把我揪出来，扬起发颤的手喊开了：“这贼狗儿的故意钻到人堆里，看我打不死你这捣不烂！”

有一年，正月初三走舅厦，热炕上围一匣子亲戚吃火锅。大姨父“嗷儿”一声脆响，一盅酒下去了，那美滋滋的神态叫人看着眼馋。“不辣，可香着哩。”我饮了一盅，皱了眉头。“不像个小伙子，再喝一盅。”我一下子上了大姨父的“贼船”，又饮了两盅，脸通红通红的，浑身发热，扑倒在爹的怀里，大人们笑吟吟地看着我。

不知日子更替到了哪一天。早上的时候爹骑着自行车接我回家，刚进院子，我撂下碗筷就跑，攀上自行车后座，扳住座位死活不下

来。舅厦奶说：“鸡蛋滚水馍都泡好了，就不吃啦？”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“回吧，回吧，喂不熟的小狗。”舅厦奶轻轻戳点我的头。那一次告别那山村，以后才明白是向懵懵懂懂的童年作告别。别了，舅厦院子里那棵诱人的沙果树；别了，那群厮跟着见天闯祸的一群捣不烂……

那村，遥远了，那山遥远了，延伸着……在山村里的童年时光时而斑驳，时而单纯透亮。时光如梭，在其间来回穿插，季节也变得模糊，辨不出个赤橙黄绿青蓝紫来。

雄峻壮美的吕梁山一直延伸着非凡的意义。它是英雄的吕山，华灵庙二十四烈士在此殉国，他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可歌可泣，是一块让后来人瞻仰的不朽丰碑。它是有着人文景观的山，是隋末大儒王通在清澗洞读书教学的场地。它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，庄子在《逍遥游》里的述说令人神往：“藐姑射之山，神人焉。肌肤若冰雪，绰约如处子，不餐五谷，吸风饮露，乘云气，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。”

那山，就一直横亘在那儿没有改变。季节在流转，我年年岁岁在它跟前来了又去了，它巍峨着，沉默着，也不知道它对我是否有意见？在我的潜意识里，它有一种沉静的力量，与我面对面时，通过大地的传导，把这种能量输入我的骨髓中，使其裂变、铮铮作响。

总认为它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在望我，看见我被风撕开了上衣，吹乱了头发；看见我在朦胧的月亮下弯腰挥镰；看见我在滂沱的雨里撒欢；看见我在大雪中奔走，留下脚印一串。

大山它始终连绵起伏着，像我的人生，从来不是一路平坦；如我的思绪像潮水般涌动着，贯穿我奔波的一生。它始终昂着头，像奔弛的骏马，以高大威猛之身姿、大气磅礴之气势向前。

我的目光一路向北，一路向北。如果记忆里那村不复存在，我的童真，我的亲情便失去了根源。如果没有那山，我该向何处仰望？

## 鹤雀楼

留风遗韵

(水彩画)

韩创定

作

维持家里的生计。

二姨父虽然没有太多的本领，也没有更多的理论认识，但他很在乎自己的独立性。我们亲戚办了家企业，渐渐做大，在我们那一带都算是“龙头老大”了，大家都劝他也进去谋个闲差，可以领一份实惠稳定的工钱。他在这方面却很有自己的主见，主要是受不了别人的管制。他觉得自己每天骑车子收点破烂，挺好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想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，没人管得着。

有一回，二姨父穿行在城郊我妻子姐姐的那个村子里收破烂，见到我大姨子在门口闲聊的那伙妇女在闲聊，一边收废品一边跟邻里的二姨父发闲言又止地对我大姨子说：“我……认识你。”

大姐说：“你也是咱东边村子的吧？”二姨父说：“你不是某某的大姐吗？”那个某某，说的是我妻子的名字。

大姐说：“是呀，你怎么会认识我妹妹？”二姨父不正面回答，却云里雾里地绕：“我还认识某某某。”这个某某某，说的是我的名字。

大姐说：“哦，你跟我妹夫是一个村子的吧？”

二姨父吞吐着，“不是……”好半天才绕回来，说：“我们还是亲戚呢。”

大姐说：“哦，你跟我妹夫是亲戚啊。什么亲戚呢？”

二姨父说：“嗯……”二姨父不肯说。

门口的妇女们也在一边帮腔：“亲戚有什么不好说的？”

憋了好半天，二姨父终于说：“友斌舅家婆，是我丈母娘。”

大姐想了好一会才明白：“你是友斌姨父啊。咋不早说，快回家去坐着说话去。”

二姨父把话说得那么绕口，把巷里的女人们都笨坏了。

不知道的人以为他真是十足的幽默，其实他那一点心事我怎能不知道。二姨父觉得自己一个收破烂的，说是谁的亲戚并不能为谁争了光。只是，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人，不为别人脸上抹黑就罢了，哪里还会有嫌贫爱富的心理。不能像那个有出息人家的儿子一样，会轰轰烈烈，八个玲珑，广大神通，也有能耐提携提携自己的亲戚朋友。

我舅家婆还在世的时候，常有人替二姨抱怨，抱怨她不该把二姨嫁这么个老实人。